

蕾切尔·卡森这个名字，也许很多中国人还不太熟悉。伊人新著文学传记《海洋、天空和大地选择了她》，让我们走近了这位了不起的女性。

蕾切尔·卡森是美国的生物学家，也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女作家。她被人誉为二十世纪的“环保之母”、“环保的普罗米修斯”。

蕾切尔·卡森的著作不算多。她写了三本和海洋有关的书：《在海风下》《我们周围的海洋》《海之边缘》，被人称之为“海洋三部曲”。她以科学家的严谨和文学家独特的眼光、优美细腻的文字，把大海迷人的景象和海洋生物

前一阵看《罗斯特罗波维奇传》，其中讲到 he 年轻时在莫斯科音乐学院读研究生，认识了普罗科菲耶夫，遂成忘年之交。罗氏参与了作曲家《为乐队和大提琴而写的交响协奏曲》的创作过程。于是，找出有此曲目的唱片来欣赏，果然别具一格。但更让我惊喜的是同一张唱片中收录的普氏另一部作品《第七交响曲》，既有古典交响曲的雅致严谨，又富有俄罗斯乐派的热情奔放。因此，连续几天，我都让自己沉浸在普氏“七交”温暖迷人的气息中。

边听边想，为什么以前普罗科菲耶夫听得这么少？似乎只有两部作品给我留下比较深的印象，一部是1936年他从欧洲回国后为少年儿童谱写的交响童话《彼得与狼》，形象鲜明生动，童趣盎然，令人喜欢；另一部则是他为大导演爱森斯坦的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写的配乐。爱森斯坦的电影气势宏大，普罗科菲耶夫的配乐则丝丝入扣，毫不逊色。尤其是第五段“冰湖之战”，宏阔的战争场面与气势磅礴的音乐相得益彰，极富艺术感染力。

不过，普罗科菲耶夫的七部交响曲，我只听过《第一交响曲》，只觉得传统的结构与先锋的音乐语汇混杂，尖锐峭冷，让人产生隔膜感，难以亲近，从此便没了兴趣。

不管是人还是文艺作品，一旦贴上标签，可能就是比较麻烦的事。就像普罗科菲耶夫，狂妄古怪便是他的标签之一。据说他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求学时，有一次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将他们和声作业中的错误全部指了出来，青春无敌，毫不留情，倍爽！但他也把同学都得罪了，那是确定无疑的。为了写一部大提琴作品，普罗科菲耶夫去向大提琴大师皮亚蒂戈夫斯基请教，他说：“我对你这种疯子乐器不甚了解。”他说是的心里话，但估计皮亚蒂戈夫斯基听了多少有点不舒服。

普罗科菲耶夫与萧斯塔科维奇堪称苏联时代的音乐双雄，但一山难容二虎，两人的不对付也众所周知。萧氏嘲笑他笨得像头鹅，言下之意就是个乡巴佬。但普罗科菲耶夫幼时生活在农村，他从不言讳自己喜欢动物，喜欢动物。罗斯特罗波维奇第一次去拜访他，汽车一进大门，只见普罗科菲耶夫穿一件紫红色睡衣，头上盘一条毛巾，身后跟着一群公鸡与母鸡。面对惊慌失措的罗斯特罗波维奇，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道：“请原谅我这身村民打扮。”想想也不难理解，假如不是这么喜欢动物、鸟、猫，以及彼得与狼的斗智斗勇刻画得如此活灵活现呢？

乡巴佬也罢，老顽童也罢，也许正是童心不泯，让普罗科菲耶夫心无旁骛，拥有了无穷的创作动力。他的晚年身体不太好，医生叮嘱他每天只能工作一小时，但他毫不在意，全神贯注于工作。他把脑海中浮现的音乐主题随时记在糖盒、碎纸片和记事本上，“能使我感到轻松的是把乐曲谱写出来，而不是把它留在我的心里”。

老顽童的童心也是防身的铠甲，帮助普罗科菲耶夫抵挡和消解了社会环境的肃杀。他把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写进了作品中。《第七交响曲》末乐章再现的第一乐章第二主题宽广明亮，优美如歌，不正是作曲家对俄罗斯原野深情而略含忧伤的礼赞吗！

量的时间和精力，又写出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寂静的春天》。

蕾切尔·卡森起念写《寂静的春天》，是在二十

## 大自然的女儿

赵丽宏

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那时，美国正在大量使用“DDT”杀虫药。“DDT”被认为是当时一项成功的科技发明，在全世界推广使用。然而“DDT”在杀灭害虫的同时，也毒杀了无数昆虫，毒杀了飞鸟和牲畜，污染了水源和土壤，破坏了环境，严重威胁着人类的身体健康。如果不加以制止，自然和人类都将陷入可怕的灾难。《寂静的春天》的创作动机，就是为了揭示危险，警告世人。这是一个科学家出于良知和责任的选择，也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作家对未来之路的选择，那是一条障碍重重、危机四伏的艰难之路。蕾切尔说：“如果保持沉默，我将难以心安。”

读蕾切尔的传记时，也引起了我的回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也曾大量使用杀虫药，我们称之为“滴滴涕”，其实是“DDT”的中文译音。我现在仍记得那时“滴滴涕”杀虫的情景，液体的“滴滴涕”，装在金属的喷桶里喷，粉状的“滴滴涕”，则用手抹撒，空气中到处散发着呛人的气息。住在我们楼下的一个老先生，养着

一只可爱的白猫。白猫身上生了虱子，有人拿来“滴滴涕”粉为白猫灭虱，白猫身上涂了“滴滴涕”，第二天就死了。老先生守着被毒死的白猫，泪流满面，痛不欲生。这是我记忆中无法遗忘的伤心景象。

这类因杀虫剂引发的祸害，在美国每天都在发生，但却被熟视无睹。杀虫剂的推广者和生产商沆一气，几乎主宰了市场和舆论。当时根本听不见公开质疑的声音。蕾切尔为了写《寂静的春天》，不辞辛劳，跋山涉水，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调查，准备积累无数印证自己观点的材料。

蕾切尔用充满感情和灵动的文字，倾诉着她对自然和万类生灵的热爱，同时，也以严谨的态度和激愤的心情，揭示生命被毒害、环境被污染的现状。她的描绘和论述，真诚，准确，雄辩，既忠于科学，又针砭时弊，让读者心灵震撼。蕾切尔·卡森用悲愤的声音告诫人们：“当我们对自然界宣战时，其他生命却如此悲惨地被忽视。对自然界施行不必要的破坏和侵害的时候，我们也失去了做人的地位！”

《寂静的春天》如一声惊雷，唤醒了无数人，让他们看到了人类的环境正在被污染，生命正在遭受毒害，世界正面临着可怕的危险。跟“海洋三部曲”不同，《寂静的春天》是一部“讨伐之书”，其矛头所指不只是剧毒的杀虫剂和除草剂，更是它们的制造者和推广者——从化工巨头到联邦及州政府。《寂静的春天》问世后，在美国引起轰动，成为当年最畅销的图书。但蕾切尔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攻击和诋毁。有人说，对蕾切尔·卡森的攻击，堪比当年出版《物种起源》时对达尔文的攻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对传统观念的极大冒犯，蕾切尔的《寂静的春天》，则是挑战化工巨头以及一批为之推波助澜的官员和伪科学家。蕾切尔动了他们的“奶酪”，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但蕾切尔没有丝毫的惧怕，她不后悔，不退缩，她面对责难优雅而坚定的姿态，赢得了所有人的钦佩和敬重。在真相和

一位老先生寻寻觅觅，终于找到青浦岑卜村“冬冬的厨房”。时针正指上午十点。

“你，是冬冬吗？”他问。“是我。”冬冬端着一盘刚包好的野馄饨，正要走进厨房。老先生说：“我是坐公交车来的。我家长期订阅《新民晚报》，在报纸上看到你，今天早上6点，我从中山公园开始坐地铁，转17号线，再乘金泽4路公交车，到了岑卜村。这一路花了大半天，只是想来村里看看报纸上的你，还有你的野馄饨。”

《野馄饨》在夜光杯刊出后，冬冬每天都会遇到许多这样的客人。她本人也是《新民晚报》读者，每每见到他们，她总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此刻见老先生满头大汗，冬冬心里升起一阵感动，她说：“我给您做碗野馄饨吧！”老先生说：“好呀！我是你们今天第一桌客人吧？”冬冬说：“是的是的！送你一碗酸梅汤吧，正好一边喝，一边等野馄饨。”

冬冬很忙，但若遇到了这类让她感动的事，她还是会抽空给我发微信。《只为见见你》是她昨日发来的第一条短信，说的是位叫“蔷蔷”的女子，看到《野馄饨》后，立马驱车，不惜往返百公里，只为了去看一眼乡野厨娘冬冬。

这位“寻味而来”的读者出现在“冬冬厨房”前，《野馄饨》刊出才两小时。《素的野馄饨》是今天一早才看到的，有位顾客问冬冬：“你家野馄饨有素的吗？我是素食者。”其实“野馄饨”全名是“野荠菜鲜肉大馄饨”，不过冬冬马上接口：“有，有！我们专门为您包全素野馄饨。”

全媒体时代，人们不得不叹服信息

## 为普通人而写

彭瑞高

“美篇”把《野馄饨》和岑卜村串起来，形成图文声俱美的新作。冬冬则用“现场直播”方式告诉我，我有好几位上海媒体退休朋友，像熟人那样叫着“冬冬”和“野馄饨”，寻访她的田野厨房，现正围坐在欢快的烟火旁……

冬冬的短信断断续续，但每次来信，总会寄来她的聪明和热情，捎来她的快语和笑声。她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但字里行间看得出，她确实是一个努力生活着的人。

这些年，我去过好几个“美丽乡村”，其中有安吉的鲁家村、淳安的下姜村、奉贤的吴房村、青浦的岑卜村……除惊诧于面貌大变外，更感慨无数城市青年的贡献。邂逅冬冬，给了我另一种感受。她是长期生活在江西的福建人，会讲江西话福建话；她又在上海读大学，毕业后成为外企白领，上海话和英语也讲得很地道。有志于烹饪、得益于家

学渊源，她左手烧闽菜、粤菜、赣菜，右手做西餐、川菜、本邦菜；她一人拥有“高级中式面点师”“高级中式烹调师”“高级西点师”三张“派司”。我佩服她有这三层：一是有本事，靠自己打天下；二是有勇气，敢于开辟新生活；三是要强，无论做什么都追求极致。

出于这种佩服，我写了《野馄饨》。我与冬冬相隔整整一代，写冬冬也是为了读通她们一代这本大书。读着读着，我读到了女性精神，读到了“海纳百川”，读到了乡村未来……这是始料未及，也是要感谢这代年轻人的。



爱，对自然和人类未来的担忧鞭策着她，给了她继续写作的勇气和力量。她告诉人们：“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认为我们的下一代，也许会有机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大自然了，这是很危险的——如果我们不保护大自然，所造成的毁灭将是无法弥补的。”这样的坚忍和顽强，这样的义无反顾的奋斗，《海的女儿》中的美人鱼，何其相似。

蕾切尔是海的女儿，也是大自然的女儿。蕾切尔·卡森去世已经58年，她对海洋、天空和大地的挚爱，已经随着她留下的不朽文字融化在天地间，繁衍在浩瀚我心中。蕾切尔·卡森应该感到欣慰，在中国，有伊人这样的知音，把她的人生故事和睿智深刻的思想、正直勇敢的品格写成了一本引人入胜的汉语读本。



孤帆出雾中 (中国画) 邱 贺

初夏的乡间小院不经意间便成了万类植物竞自由的天地，它们兀自生长着，繁茂着，轮番登场，绽放着小小生命的无穷魅力。

先是一大排女贞，虽然长得普通，随处可见，但树叶常年青绿，岁寒不凋。5月底，它便结满花籽，准备在百花齐放后绽放它那如苔米般小巧的米色小花了。因为纤小，让它更懂得汇聚的力量。

后来，不知是哪阵风吹来了箭舌豌豆的种子，它们很快便占据了小院的角角落落。它们的叶子很有特点，在叶轴顶端有分成2至3支的卷须，在两片叶间开出紫色小花，玫红色的花冠轻盈地衬着两小片紫色花蕊，似唇微张，故此得名。这些卷须可不仅仅是颜值担当，开花的同时它们便在四处打量，寻找可以攀附的植物。小院里唯一成点气候

的就是那排女贞，于是箭舌豌豆便齐刷刷地先匍匐在地，接近女贞后便顺势攀缘、缠绕。那些看似身姿曼妙的茎蔓会自行打结，且牢固得很。这样横向上它们自己就彼此连接，纵向上则借助女贞，形成了稳固的立体结构，为结果作好准备。

不到半个月，它们就已经将那排女贞密密匝匝地包围起来，而且已经越过女贞，向更高处进发。结出的一个个豌豆荚像哨兵般挺立在枝条上，守护着家園。即便还头顶着紫色花瓣的残蕊，豆荚里面却已经诞生了一排整齐的小豌豆，煞是可爱。这样的生存智慧精巧严密到令我目瞪口呆，而这一切就在高大的栾树为它们提供的遮蔽

下悄无声息地进行着。风吹过，阳光透过栾树叶的缝隙，投下波动着的碎影，一幅岁月静好的画卷，却不料在底下悄无声息地展开一场生存的战役，无声却激烈。

箭舌豌豆其实就是《诗经》中的“薇”，那著名的“采薇”中既有“采薇采薇，薇亦柔止”，又有“采薇采薇，薇亦刚止”的诗句。虽然诗中是以“薇”从柔嫩的幼苗到硬壮的老茎，喻示戍边战士感叹不断流逝的漫长岁月，但我通过近距离的观察，了解到箭舌豌豆远不像它在古时的称谓那样容易让人产生浪漫的想象，也不像它外表看上去那样小家碧玉。为了生存，它在柔软的背后藏着一份刚毅，只

## 初夏草木的力量

赵杞蓉

要有一丝缝隙，它就能借助灵巧的卷须为自己打造一片新天地。箭舌豌豆有个更通俗的名字叫救荒野豌豆，《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中就提到伯夷，叔齐曾经“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

它的紫色花朵对大黄蜂特别有吸引力，当它的花朵盛放之时，每次我到小院里，大黄蜂就会围着我拼命转，试图把我赶走，因为它来说，这就是它的领地，不容侵犯。

初夏的小院里充满着各种生存的智慧 and 法则，唯一相同的是，生长是它们生命的主旋律，为了这个目标，它们日日夜夜地努力着……

明日起请看一组《名家与经典》。

责编：吴南瑶